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九十六則 扮戲

話說建中鄉土礪瘠，風俗浮靡，男女性情從來濫惡。女多私交不以為恥，男女苟合不以為污。居其地者，惟欲豐衣足食，穿戴齊整華靡，不論行檢卑賤，穢惡弗堪。有謠言道：「酒日醉，肉日飽，便足風流稱智巧，一聲齊唱俏郎君，多少嫦娥爭鬧吵。」此言男子輩之淫亂也。又有俚語道：「多抹粉，巧調脂，高戴髻，穿好衣，嬌打扮，善支持，幾多人道好娥眉。相看盡是知心友，晝夜何愁東與西。」言女子輩之淫縱也。聞有賢邑宰觀風考俗，欲革去其淫污以成清白，奈習俗之染既深，難以朝夕挽回。

有一富家楊半泉，生男三人，長曰美甫，次曰善甫，幼曰義甫，俱浮浪不羈，素越禮法。東鄰戚屬於慶塘嬌媳劉仙英，容貌十分美麗，知其心中事，恨夫婿年幼，情慾難遂，日夜憂悶，星前月下，眼去眉來，意在外交，全無忌憚。美甫兄弟三人遂各調之，仙英雖無不納，然鍾情則在善甫。慶塘夫婦亦知其情，但以子幼無知，媳婦稍長，欲動情趣，難以防閒。又念善甫懿戚，瞰近戚鄰，若加捉獲，彼此體面有傷，只得含忍模糊。然善甫雖戀仙英，仙英心下殊有不足。蓋以善甫錢財雖充盈，儀容雖修飾，但胸中無學術，心上有茅塞，琴、棋、書、畫、彈、歌、舞俱未諳曉，難作風流佳婿。縱善甫巧於媚愛，過為奉承，仙英亦唯唯諾諾而已，私通四載有餘，真情一毫未吐。忽於中秋佳節，風清月朗，市人邀集浙西子弟扮戲，慶賞良夜，嬌喉雅韻，上徹雲霄。仙英高玩西樓，更深夜靜，聞得子弟聲音嘹亮，憑欄側耳，萬分動心，恨不得插翅飛入其懷抱。次夜，善甫復會仙英，問道：「昨夜風月清勝無邊，何獨遠我而不共登高樓，親近廣寒問嫦娥樂事耶？」善甫道：「本欲來相伴，偶有浙人來扮戲，父兄親戚大家邀往玩耍，不能私自前來，故爾負罪。」仙英因問道：「夜深時歌喉響徹霄漢者為誰？」善甫道：「非他人，乃正生唐子良，其人二十二歲，神色丰姿，種種奇才。問其家世，係一巨宦子弟，讀書既成，只為性好耍樂，故共眾子弟出遊。」仙英聞子良為人精雅風流，更加動念。次日，乃語其姑道：「公公指日年登六十花甲，亦非等閒，自然各處親友俱來稱觴祝壽，少不得設酒宴賓，必須請子弟演戲幾日。今聞得有浙戲在此，善於歌唱搬演，合用之以與大人慶壽，勸諸賓盡歡而散。」其姑喜而歎曰：「古人說子孝不如媳孝，此言不虛。」遂勸慶塘道：「人生行樂耳，況值老官人華誕，海屋添籌，鬥星炫耀，凡諸親友，一一皆來慶壽，必置酒開筵，款待佳客，難得有好浙戲在此，必須叫到家中做上幾台。」慶塘初尚不允，及聽妻言再三，遂叫戲子連扮二十餘日。

仙英熟視正生唐子良著實可愛，遂私奔外廳，默攜子良同人臥房，交合甚歡。做戲將畢，子良思想：戲完豈可久留他家與仙英長會？乃思一計，密約仙英私奔而歸，但不知仙英心下何如。子良當夜與仙英私相謂道：「今你家戲完，我決不能長久同樂，你心下如何？」仙英道：「我亦無可奈何。」子良即起拐帶之心，甜言蜜語對英說：「我有一計，莫若同你私奔我家。」仙英道：「我家重重門鎖，如何走得？」良道：「你後門花園可逾牆而走。」英道：「如此便好。」遂邀某日某夜逾牆逃出，同子良一齊而歸。彼時設酒日久，慶塘夫婦日夜照顧勞頓，初不提防。至次日，喊叫媳婦起來，連喊幾聲不應，直至房中臥牀，不見蹤影。乃頓足捶胸哭道：「我的媳婦決然被人拐去！」乃思付良久道：「拐我媳婦者決非別人，只有楊善甫這賊子，受他許多年欺奸污辱，含忍無奈，今又拐去。」不得不具狀奔告包公道：告為滅法奸拐事：婚姻萬古大綱，法制一王令典。鼻豪楊善甫蓋都喇虎，猛氣橫飛，恃倚頓丘山之富，濟林甫鬼蜮之奸。欺男難儒，稔奸少婦劉仙英，貪淫不已。本月日三更時分，拐串奔隱遠方，盜房費一洗。痛身有媳如無媳，男有妻而無妻。惡妾如林如雲，今又忽奸忽拐，地方不啻溱洧，風俗何殊鄭衛？上告。

包公天性剛明，斷事神捷，遂准慶塘之狀。即便差人捉拿被告楊善甫。善甫歎道：「老天屈死我也。劉仙英雖與我平素相愛，今不知被誰人拐去，死生存亡，俱不可知，乃平白誣我奸拐。情苦何堪。我必哭訴，方可暴白此冤。」遂寫狀奔訴：訴為捕風捉影誰憑誰據事：風馬牛自不相及，秦越人豈得相關。澆俗靡靡，私交擾擾。慶媳仙英苟合貪欲，通情甚多。今月某夜，不知何人潛拐密藏，蹤跡難覓。慶執仇誰為證佐？竟平白陷身無辜。且惡造指鹿為馬之奸，捏畫蛇添足之狀。教猱升木，架空告害。台不劈冤，必遭栽陷。上訴。

包公詳看善甫訴狀，忖道：私交多年，拐帶有因，安能辭其罪責？乃呼楊善甫罵道：「你既與仙英私通多年，必知英心腹事情。今仙英被人拐去，你亦必知其緣故。」甫道：「仙英相愛者甚多，安可架陷小人拐去。」包公道：「仙英既多情，你可一一報來。」善甫遂報楊廷詔、陳爾昌、王懷庭、王白麓、張大宴、李進有等。一一拘到台下審問，皆道：仙英私愛之情不虛，但拐串一節全然不曉。包公即把善甫及眾人一一夾起，全無一人肯招，眾口喊道：仙英淫奔之婦，水性楊花，飄蕩無比，不知復從何人逃了，乃把我們一班來受此苦楚，死在九泉亦不甘心。慶塘復束包公道：「拐小人媳婦者楊善甫，與他人無干。只是善甫故意放刁，扯眾人來打渾。」包公再審眾人，口詞皆道：仙英與眾通情是真，終不敢妄言善甫拐帶，乞爺爺詳察冤情，超活一派無辜。

包公聽得眾人言語，恐善甫有屈，且將一千人犯盡行收監。

夜至二更，焚香祝告道：「劉仙英被人拐去，不識姓名，不見蹤跡，天地神明，鑒察冥冥，宜速報示，庶不冤枉無辜。」祝畢，隨步入西窗，只聽得讀書聲音，仔細聽之，乃誦「綢繆」

之詩者，「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」。包公想道：此「唐風」

也，但不知是何等人品。清晨起來，梳洗出堂，忽聽衙後有人歌道：「戲台上好生糖，甚滋味？分明涼。」包公惕然悟道：「必是扮戲子弟姓唐名子良也。」升堂時，投文簽押既完，又取出楊善甫來問道：「慶塘家曾做戲否？」答言：「做過。」

「有姓唐者乎？」答言：「有唐生名子良者。」又問：「何處人氏？」回言：「衢之龍城人。」包公乃假劫賊為名，移關衢守宋之仁台下道：「近因陣上獲有慣賊，強人自鳴報稱，龍寇唐子良同行打劫多年，分贓得美婦一口，金銀財物若干，煩緝拿赴對，以便問結。」宋公接到關文，急急拿子良解送包公府衙。

子良見了包公從直訴道：「小人原是宦門苗裔，習學儒書有年，只因淡泊，又不能負重生理，遂合伙做戲。前在富翁於慶塘家做慶壽戲二十餘台，其媳劉仙英心愛小人，私奔結好，願隨同歸，何嘗為盜？同伙諸人可證。」包公既得真情，遂收子良入監。又移文拿仙英來問道：「你為何不義，背夫逃走？」仙英道：「小婦逃走之罪固不能免，但以難夫稚弱，情慾弗遂，故此喪廉恥犯此罪愆，萬乞原宥。」包公呼於慶塘父子問道：「此老好不無知！兒子口尚乳臭，安娶此淫婦，無怪其奔逃也。」

慶塘道：「小人暮年生三子，愛之太過，故早娶媳婦輔翼。總乞老爺恩宥。」包公遂問仙英背夫逃走，當官發賣；唐子良不該私納淫奔，楊善甫亦不該淫人少婦，楊廷詔諸人等具擬和姦徒罪；於慶塘誣告反坐，重加罰贖，以儆將來。人人快服。

典道：「審得劉仙英，芳姿豔色，美麗過人，穢行淫情，濫惡絕世。恥乳臭之難夫，養包藏之譎漢。衽席私通，喪名節而不顧。房帷苟合，甘污辱以何辭。在室多情郎，失身已甚。

偷情通戲子，背夫尤深。酷貪雲雨之歡，極陷狗豬之辱。依律官賣，禮給原夫。子良納淫奔之婦，曷可稱良？善甫恣私奸之情，難以言善，俱擬徒罪，以警淫濫。廷詔諸人悉係和姦，法條難赦。慶塘一身宜坐誣告，罰贖嚴刑。掃除遍邑之淫風，挽回萬姓之淳化。」